

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……
神奇+惊险+离奇，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
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……

WEISILI XIN KEHUAN DAQUAN

科幻
精典

WEISILI XIN KEHUAN DAQUAN

卫斯理

[香港] 卫斯理 著

新科幻大全



影子密码

透明光真空密室之谜

心跳加速，我逃逃逃……

哇！快被抓住了，救命啊！！！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，
现在，请你深呼一口气，提起脚跟，放慢脚步，
一起进入这令人头皮发麻的世界。

中国言实出版社 ZHONGGUOYANSHI CHUBANSHE

卫斯理新科幻大全

卫斯理 著

(影子、密码、透明光、密室之谜)

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新科幻大全

影子;密码;透明光/卫斯理著.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3·7

ISBN 7-80128-489-5/G.35

I. ①影...②密...

II. 卫...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/王淑楠

责任校对/毛家华

策 划/嘉 雯

装帧设计/胡 艺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<http://www.zgyschs.com>

电话:64924716 64924761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80 × 1168 毫米 32 开 17.7 印张 450 千字

2003 年 7 月第一版 200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28.0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第一部 一幢旧屋子

早在写完“蛊惑”之后，就准备写这篇“影子”的，但是却耽搁下来，写了“奇门”。接着，又写了好几篇别的。所以拖下来的原因，是因为“影子”这篇故事，实在太奇幻，奇幻到几乎不能解释的程度。

再奇幻的故事，也可以有解释的。例如说，一个奇异的生物，来自太空，不知道他来自什么星球，但总可以知道他是从另一个不知名的星球上来的，那也算是有了解释了。

然而“影子”却不然，它实实在在，不可解释，但整个故事的过程，却也很有趣，而且有一种极度的神秘，或者说是恐怖的感觉。

事情发生在很多年前，那时，我们都还是学生。我说“我们”，是指我和许信，许信是我的好朋友。

那一年秋季，我和许信以及很多同学，都在郊外露营，年轻的时候，参加过许多活动，再也没有比露营更有趣的了，日后，颠沛流离，餐风宿野的次数多了，想起以前对露营的那种狂热的兴趣，总有一种苦涩之感，那且不去说它。

那一天晚上，当营火已经渐渐熄灭、整个营地都静寂下来之际，许信突然来到我的帐幕中，他拿着一只电筒，一脸神秘，低声叫着我的名字：“出来，给你看一样东西。”

我给他在睡梦中摇醒，有些疑惑地望着他，但是他已向后退

了开去，他的那种神情，使我觉出，他一定有极其重要的事和我商量，所以，我立时拿起一件外套，一面穿着，一面已走出了帐幕。

我们来到一个小丘旁，他的样子仍然很神秘，我低奉问道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许信道：“这是我下午收到的信，你看。”

他将一封信递给了我，那封信是一个律师写给他的。我们那时，还都年轻，看到了一封由律师寄出来的信，心中总有一种很异样的感觉。我们都是寄宿生，信是先寄到学校，由校役转送到营地来的。

我接过信来的第一句话，就道：“你下午就收到信了，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”

许信指着那封信：“你看看再说！”

我将信纸抽了出来，那是一封通知，那位律师通知许信去领一笔遗产，遗产是一幢房子，他的一个堂叔遗赠给他的。

信上还附着有关那屋子的说明，那是一幢很大的屋子，有着六七亩大的花园。

我看完了之后，许信兴奋地搓着手：“你想不到吧，我有了一幢大屋！”

我也着实替他高兴，一个年轻人，有了一幢大屋子，那实在是值得高兴的事。我道：“露营还有五天就结束，结束之后，就是假期，我想，我大概是你那幢屋子的第一个客人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是屋子的一半主人！”许信一本正经他说：“我送一半给你，但是你必须和我一起，立即离开营地，我真的太心急了，极想明天就看到那幢屋子！”

“离开营地？”我踌躇了一下：“那会遭到学校的处分！”

许信握住了我的手臂，用力地摇着：“你想想，我们自己有了一幢大屋，还有六七亩大的花园，还理会学校干什么？”

我们那时都很年轻，现在想起来，那一番话实在是可笑

的，但是当时，我却立即同意了许信的说法。对，自己有了那样的一幢大屋子，还理会学校做什么？所以我立即道：“好！”

我们一起来到了营地存放脚踏车的地方，推出了两辆脚踏车，骑上车，飞快地向前骑去。

我记得十分清楚，当天色快亮，我们也渐渐地接近市区之际，雾大得出奇，我们在到达离一条铁路很近的时候，可以听到火车驶过的隆隆声，也可以感到火车驶过的震动，但是我们却看不到火车，因为雾实在太大了。

但是我们却一点也不减慢我们的速度，终于，在天亮时分，到达了市区。我们下了车，每人喝了一大碗豆浆和吃了两根油条，然后，继续前进。当我们到律师办公室时，根本还没有开始办公。

我们在门口等着，足足等了两小时，才办妥了手续，律师先恭喜许信，然后才告诉他，道：“那屋子很旧，如果不经好好的一番修葺，不能住人！”

许信那时，高兴得是不是听清楚了律师的话，都有疑问，他挥着手：“什么都不要紧，只要那屋子是我的，我就能住！”

他的手中，握着两大串钥匙，就是律师刚才移交给他，属于那屋子的。

而那些钥匙，大多数是铜的，上面都生了一重厚厚的铜绿，每一柄钥匙上，都系着一块小牌子，说明这钥匙是开启屋中的哪扇门的。

从那些钥匙看来，它们至少有十年以上未经使用，也就是说，那屋子可能空了十年。但我却同意许信的话，只要那是我们自己的屋子，哪怕再残旧，还是可以住的。

我们离开了律师的办公室，仍是骑着脚踏车，向前飞驰，我们的心中实在太高兴了，所以一面还在大声唱着歌，引得途人侧目。

屋子在郊区的一个十分冷僻的地点，我们虽然在这个城市中

居住不少时间，但是仍然花费一番功夫，才能找得到。

我们首先看到一长列灰砖的围墙，一种攀藤的野生植物爬满了那一长列围墙，连铁门上也全是那种野藤，当我们在门前下车时，我们已可以从铁门中，看到了那栋房子。

那的确是一幢雄伟之极的房子，它有三层高，从它的外形看来，它至少有几十间房间，而且它还有一个大得出奇的花园。

可是我们两人，却呆在门前，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目光互望着。

那房子实在太旧了！

这时，我们自然还看不到房子的内部，但是，单看看那花园，我们便都有了蛮荒探险的感觉。

那花园中有一个很大的池塘，池上还有一座桥，但这时，桥已断成了几截，浸在翠绿的水中，我从来也未曾看到过绿得如此之甚的池水，那简直是一池绿色的浆糊一样，弥漫着一片死气。

在池旁有很多树，但是大多数的树上也都爬满了寄生藤，野草比人腰还高，大多数已衰黄了，在随风摇曳，在花园中，已根本辨认不出路来。

我们呆了片刻，我第一个开口：“好家伙，我敢打赌，这屋子至少空置了三十年以上！”

许信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那屋子曾使他如此兴奋，却不料竟那么残旧。他吸了一口气：“不管怎样，那总是我们的屋子，可以叫人来清理花园，或者，我们自己来动手。”

我搓了搓手：“你说得对，快找铁门的钥匙来，我们进去看看。”

许信在一大串钥匙中，找到了铁门的钥匙，插进了匙孔中，可是我们始终无法打开那铁门，因为整个锁都已成了一块锈铁。

在费了足足半小时之后，我们放弃了打开铁门的企图，而手足并用，爬过了铁门，翻进了园子中，落在到达腰际的野草丛中。

我们分开野草，向前走着，走不了十几步，我们的裤脚上便粘满了长着尖刺的“窃衣”，我们绕过了那池塘，发现水面居然还浮着几片枯黄了的荷叶，在一片荷叶上，有一只大青蛙，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们。

我们继续向前走着，来到了屋子的石阶前，连阶梯上也长满了野草，当然，不如花园中那样密。大门一共有八扇之多，下半是木的，上半是玻璃的，但是我们完全无法透过玻璃看到屋中的情形，由于积尘，玻璃已几乎变成黑色。

我们一来到了门前，在屋檐上，便吱吱喳喳，飞出一大群麻雀，那群麻雀，足有一百多只，飞了一圈之后，又钻进了屋檐的隙缝之中。

我笑了起来：“住在这里，倒有一个好处，光吃麻雀，就可以过日子了。”

但是许信的神情却有点愤怒，他道：“我要把它们赶走，那是我的屋子！”

我提醒他：“喂，我有一半，是不是？”

许信道：“当然你有一半，但如果你对这屋子表示不满意的话，你随时可以放弃那一半的。”

我道：“你的幽默感哪里去了？”

“我没有幽默感，”许信说得很严肃：“我已爱上这屋子了！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我也爱上了它，我们之间会有麻烦？”

许信显得十分高兴：“当然不会，别忘记，它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。”

我推着门，门却锁着，我向发锈的匙孔望了一眼，皱了皱眉，许信已将钥匙插进了匙孔之中，用力扭动着，我则帮他摇动着门，足足忙了五分钟，由于门的震动，檐上的尘土，落了下来，落得我们满头满脸。

我们终于推开了那扇门，许信发出一下欢呼声：“我们一起进去！”

我和他握着手，一起走了进去，我们跨了进去后，不禁都呆了一呆。

那是一个极宽敞的厅堂，厅堂中，一应家私俱全，正中是一盏吊灯，在吊灯上密密的蛛网中。几只老大的蜘蛛伏着不动。

在所有的东西上，都是厚厚的尘，我从来也未曾在—间屋子之中，见过有那么多尘土的。

在墙上，挂着许多字画，但是没有一幅字画是完整的，在陈列架上，还有很多古董，大多数是瓷器，在几只大花瓶中，传出一阵“吱吱”的叫声，几只大老鼠，攀在瓶口，用它们充满邪气的眼睛，望着我们。

在天花板上，很多批荡都已破裂了，现出了一根一根的小木条，在那些小木条上，挂满了蝙蝠，我们推门进去的时候，蝙蝠拍打着翅膀，但是不一会儿，便又静了下来，仍然一只一只倒挂着。

我和许信互望了一眼，这样的情形，实在是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！

我又想说几句开玩笑的话，我想说，这屋子借给电影来拍恐怖片，倒真不错。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说出来的话，许信一定会大大不高兴。

是以，我忍住了没有出声，许信则叹了一口气：“你有信心整理这间屋子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我们可以慢慢来，总可以将它打扫干净的。”

我们继续向前走着，我们脚下的地板，发出“咯吱”、“咯吱”的声音来，突然，有一长条地板，翻了起来，在地板下，足有几十只老鼠，一起窜了出来。

它们窜出来之后，就停了下来，望着我们，许信挥着拳：“我要养十只猫！”

老实说，从那么多老鼠来看，养十只猫儿，怕还不够老鼠的一餐！

不论许信对这幢屋子表示如何热爱，但是当他看到了自地板下窜出了那么多老鼠之时，他也不禁站定了，摇头苦笑了起来。

而且，由于老鼠的突然受惊和乱奔乱窜，我和许信也立时发觉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！

有一只硕大的老鼠，在窜过一张桌子的桌面之际，“乒”地一声，撞碎了一只杯子，那杯子之中，自然也积满了尘。

杯子跌在地上，碎裂了，这使我们注意到，在桌上，还有好些杯子，看来好像是有五六个人围着那张圆桌，正在喝咖啡谈天，但是谈到了一半，便突然离去了一样，所以，杯子才留在桌上，没有收拾。

而且，我们又看到，在一张安乐椅的旁边，有一本书，那本书，已经被老鼠啃去了一半，但那不是这本书应该在的地方，唯一的解释便是当时有人在那安乐椅上坐着看书。

但是，当他在看书的时候，他却突然遇到了一些什么事，是以放下书就离开去的。

接着，我们两人，虽然站着不动，但是却发现了更多这屋子的人是仓皇间离去的证据，我比较细心些，我看到有几个电灯开关是向下的，也就是说，当屋中人离去时，匆忙得连灯也来不及熄！

茶几上也有着杯子和一些碟子，在一些碟子上，还有着吃蛋糕用的小叉子，当然，已不会有蛋糕剩下的了，就算当时有，也一定被老鼠吃光了。

当我们刚一走进这屋子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中，都是十分兴奋的，虽然感到那屋子太残旧了，但却还没有什么别的感觉。

然而现在，我从许信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的心中，都有了一种阴森恐怖之感！

我先开口将心中的感觉说出来：“许信，这屋子怕有点不对头吧，好像是在突然之间发生了什么怪事，所以人才全逃走的！”

许信的脸色也很难看，他讲起话来，语调也没有那么流利

了，他道：“别……别胡说，这是一幢好房子，是我们两个人的。”

我向那些留在桌子上的杯子、地上的书以及另外几个屋中人是在仓皇中离去的证据指着，道：“你看这些，而且，我看这屋子，本来一定住了不少人，可是你那位堂叔，为什么忽然不要这屋子了，让它空置了那么多年，到死了才送给你？”

许信摇着头，道：“那我怎么知道？我那位堂叔，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你要知道，有钱人做起事来，有时是怪得不可思议的。”

我心中的疑惑愈来愈甚：“你见过他？”

“见过几次，不过没有什么印象了。”

“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，”我又说：“你对他没有什么印象，他一定也对你不会有太深刻的印象，你们的亲戚关系也很疏，他为什么要在遗嘱中，将这幢屋子送给你？我看，我们还是——”

当我讲到这当时，我有遍体生寒的感觉，因为这一切事都令人难以想得通！

许信迟疑着，他自然知道我未曾说完的话，是在提议我们离开这屋子，根本不要再来。

在他的心中，虽然也有同样的想法，然而，他却又很不舍得，是以，他还在犹豫不决。

而就在这时候，花园的铁门，突然传来了“砰砰砰”的一阵响，那一阵声响，突然传了过来，我和许信两人，本来就在心中发毛，再一听到那一阵突如其来的声响，两人都吓了一大跳。

比较起来，还是我胆子比较大一些，因为一听到那一阵声响，许信的脸色发青，立时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臂，但是我的颈骨虽然觉得僵硬，却还有足够的镇定，转过头去，看了一眼。

我看到铁门外，像是站着三五个人，还有一辆房车停着，那年头的汽车，几乎全是黑色的，这一辆，也不例外。

花园很大，我只看到一个女人和那拍门的是一个身形相当高

大的男人，别的我就看不清了。

我拍了拍许信的肩头：“有人在拍门，我们出去看看。”

许信这才转开头来，松了一口气：“这些人，怎么一点声息电没有，就拍起门来了？”

我心中只感到好笑，许信那样的埋怨，自然只是为了掩饰他心中的惊恐，他放开了我的手臂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向后退了出去，我们是退出去，而不是转过身，向外走出去的。当时，我们也根本未去想一想为什么要那样，直到事后追想起来，才知道那是我们的心中有极度的恐惧，生怕屋子中有什么东西扑出来，扑向我们背后，令我们无法预防之故，所以我们才会面对着屋子，向外退了出来的。

一直来到了花园中，我们才转过身，奔向铁门口。

在拍门的人，看到我们向铁门奔去，不再拍门。我们奔到了门前，喘着气，看到站在门外的是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和两个仆人。

那老妇女的衣着很华丽，神情也很雍容，另外两个男人，身体都很强壮，一个多半是司机，另一个则可能是男仆。

许信一看到了那老妇人，便怔了一怔，他有点不肯定地道：“是……婢娘？”

那老妇人忙道：“你倒还记得我，我们已有三四年未见了吧？”

许信叫那老妇人为“婢娘”，我便立时想到，那老妇人可能就是许信那位古怪的堂叔的遗孀。

果然，许信的介绍，证明了这一点，我就有礼貌地叫了她一声“许伯母”。

老妇人道：“你将门打开来再说。”

许信苦笑着，道：“婢娘，我打不开这门，我们是爬进来的。”

老妇人回过头去：“你们两人将门撞开来。”

那司机年纪轻些，立时答应了一声，那男仆看来也已有五十上下年纪，他比较慎重：“太太，我看你还是不要进去，让我们进去的好！”

许信的脸突然涨得很红，他提高了声音：“婶娘，堂叔在遗嘱中讲明，他将这屋子送给我了，现在，这是我的屋子！”

许信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，从他这时坚决维护他的权益的神态中，可以看出这一点来，他支道：“我不要铁门被砸烂。”

那老妇人呆了一呆，才笑道：“阿信，我们是自己人，这屋子就算是你的，我难道不能进来！”

“当然可以，但是我是主人！”

那老妇人道：“是的，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遗嘱的内容，我可以有权利，在这屋子中取回一些东西？”

我和许信互望了一眼，我们都曾听律师读遗嘱，但是我们都没有仔细听，因为当时，我们都沉浸在自己拥有一幢花园大屋的狂热的兴奋之中。

许信的神态，也立时不那么紧张了，他道：“那当然可以，就算遗嘱中没有规定，我也会让婶娘去取东西的，但是门真的打不开，婶娘也可以爬进来。”

老妇人皱着眉，那司机道：“锁多半是锈住了，我有滑润油，可以再试试！”

他从车中取出了滑润油来，注入钻孔之中，许信将钥匙交给了他，他用力扭动着，锁中发出“咋咋”的声音，落下许多铁锈来。

他花了大约七八分钟，终于“格”地一声，扭开了锁，用力将铁门推开了来。

铁门在被推开的时候，发出一阵难听的“咯吱”、“咯吱”声。

铁门一推开，老妇人便向前走来，那男仆忙跟在她的后面，叫道：“太太，太太！”

老妇人走出了十多步，才站在草丛之中，她的神态很激动，也很愤怒，她不断地道：“阿尚，你看看，阿尚，你看看！”

“阿尚”自然就是那老仆的名字，他四面看着，也发出一阵阵的叹息声来。老妇人道：“阿尚，你看，好好的屋子，变成了这模样，老爷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！”

阿尚在维护着他的男主人：“太太，老爷当时一定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事，所以才不要这屋子的，所以，你还是不要进去的好，屋子空了太久，只怕里面会有一些……东西！”

我用心听着阿尚和老妇人的对话，因为我听出，他们两人，都是曾在这屋子中住过，而且是仓猝离开屋子的许多的人中间的两个。

我问道：“当时，你们为什么不要这屋子了？”

阿尚和老妇人望了我一眼，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老妇人继续向前走去，一面走，一面不住摇头叹息，当她来到了大厅的石阶前，她看到了大厅中的情形，她难过得像是想哭一样。

许信忙道：“婶娘，屋子中有上千只老鼠，你要取些什么东西，我替你去取好了！”

老妇人却固执地道，“不，我自己去，阿尚，司机，你们跟着我！”

我们五个人一起走进了大厅，我走在最后，我的心中很乱，我在想，许信的婶娘这时要来取的东西，一定是极其重要的物事。

由此也可以证明，她离开屋子的时候，真是匆忙到极点的。究竟为什么她会如此匆忙离开这屋子呢？据她自己说，是“老爷发神经”，但是阿尚却说，“老爷可能遇到了什么事”。

究竟为什么要离开，只怕他们也不知道！

走进了大厅之后，许信扶着他的婶娘，因为老妇人看来，像是要昏过去一样。

大厅中的情形，实在太阴森恐怖，我和许信都是年轻力强、

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，尚且一进来，就感到自脊梁骨中，直透出了一股寒意，何况是一个老妇人，更何况她原来是住在那屋子中的。

她的面色变得十分难看，阿尚忙道：“太太，我看你还别上去了，你要取什么东西，我替你去取，太太，你可以相信我的！”

老妇人也不再向前走，她喘着气，转过身来。

许信仍然扶着她，一行人又退到了门外，她深深地吸着气：“阿尚，在我的睡房中，有一个镶罗甸的壁橱，你是知道了的。”

“自然，我记得的。”阿尚回答说。

“那壁橱的最下一格抽屉拉开来，下面还有一暗格，那暗格之中，有两只箱子——”许太太讲到这里时，略顿了一顿。

然后，她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才讲了出来：“那两只小箱子中，一只放的是我的首饰，连我的嫁妆也在内；另一只，则是几处地契。你老爷在世时，说什么也不肯让我去取回来，现在他死了，我非要将它们取回来不可，别的我可以不要，这些东西，我一定要的。”

她在讲到“一定要的”之际，神情极其激动。

而我听得她那样说法，也不禁呆了。

我早就根据种种情形，推断这屋子中的人，当年离开屋子之际是匆忙到极点的，可是现在，听得许信的婢娘那样说，情形似乎比我所想像的更匆忙！

因为她连那么重要的东西，都未及携带，真难想像当时是什么样的情景！

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忍不住问道：“伯母，当时你们为什么走得那么匆忙？”

可是她却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她只是望了我一眼，一脸不信任我的神气。

我虽然极想知道当时的情形，但是自然也不会再去自讨没趣，我没有再问下去。

阿尚已经连声答应着：“好，我去取！”

他在答应了之后，向大厅望了一眼，却又有点畏缩起来：“侄少爷，你和我一起去可好！”

许信比阿尚更害怕，他又望着我：“你也一起去，好吗？”

阿尚立时同意：“好的，好的，多几个人，总是好的，有什么事，多少也可以壮壮胆。”

我略为迟疑了一下：“好。”

我答应了许信的要求，倒不是为了别的，而是我想，在许信的婢娘处，问不出什么道理来，但是在阿尚的口中，倒可以问出些名堂来的。

我们三人一起走进了大厅，这是我第二次走进大厅了，是以阴森恐怖的感觉，也减轻了不少，许信还在说笑着：“唉，不知要花多少钱来修理这屋子，希望堂叔有钱留在屋中。”

阿尚神秘秘地道：“侄少爷，我知道老爷的书房中，有不少银洋和金条，他走的时候，一定也来不及带走，恐怕还在！”

许信高兴地道：“阿尚，如果真有钱的话，我分一点给你，你棺材本有了。”

阿尚忙道：“多谢侄少爷！”

我趁机问道：“阿尚，当年你老爷一家人，为什么那么仓皇离开这屋子的，你能告诉我么？”

这时候，我们已来到了楼梯口了。

阿尚听得我那样说，停了下来，叹了一口气：“这件事，说来也真奇怪，我一时之间说不完。而老爷是绝不准我们提起的。”

我忙道：“你老爷已经死了！”

阿尚道：“是啊！是啊！”

他虽然说着“是啊”，但是他并没有将经过的情形告诉我的意思，我也不再去逼他，因为我已看出他是不想告诉我的了。

我道：“现在许太太等着我们拿那两只箱子给她，还是有机会时再说吧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阿尚答应着。

站在楼梯口，向上看去，只见楼梯上，本来是铺着地毯的，但现在，地毯上被老鼠咬走的部分比剩下的部分还要多。